

2008年最新修订版

THE DALAI LAMA
THE LIFE OF AN EXILED SEPARATIST

达赖喇嘛 分裂者的流亡生涯

达赖集团操纵“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内幕




直云边吉 著

海南出版社

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



直云边吉 著

 海南出版社

本书经由中央统战部宗教局审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

著作：直云边吉 责任编辑：万 胜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黄冈印刷厂印刷

2000年8月第2版 2008年5月修订第3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70千

ISBN 978-7-80617-386-2

定价：30.00元

第二次重印修订版说明

《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书是近年来国内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关于流亡海外达赖喇嘛的记实性作品。全书详尽客观地记述了西藏问题的由来和达赖活佛转世的历史沿革，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去国将近50年来的活动，做了评论性的描述。本书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藏问题研究学者、中央统战部《中国西藏》杂志特约撰稿人直云边吉（张植荣）同志。

本书书稿历经原西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孙克信同志初审、中央统战部二局复审，最终由朱晓明同志（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亲自审定。前中央政府驻西藏外事帮办、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西藏问题专家杨公素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

10年前本书初版后，中央统战部等职能部门曾先后向我社定购该书，作为关于西藏和达赖喇嘛问题的政策性指导读本。同时，本书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西藏问题的历史真相、认识达赖喇嘛流亡海外的国内外背景、揭露西方反华势力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阴谋、坚定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心，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今年3月以来，“藏独”势力经过多年策划，在境内制造了“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在境外则破坏北京奥运圣火传递。5月初，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应约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在深圳进行了接触商谈。读者们对于西藏问题尤为关注，对达赖喇嘛的前途更加关心，双方的接触商谈会否有新的进展。其实，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党和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始终是一贯的。那就是，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

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

本次重印修订,我们基本保持原书审核的内容,只对原书一些措词进行了修改,改正了一些错字,书后新附了今年4月2日新华社针对3月拉萨暴力事件的最新评论文章。

编者

2008年5月15日

作者重印本序言

凡是到过西藏的人,均有一种浓浓的“西藏情结”。那碧蓝的苍穹、万仞的珠峰、莽莽的高原、天路的歌声、还有朝圣路上藏胞们纯朴的笑容、以及对神灵的虔诚。她会如影随形,似精灵一般,伴随你魂牵梦绕。写下这“西藏情结”,或许会帮助读者阅读这本再版的书。

一位把八年的青春献给西藏的中学同辈王老师,这样描绘他的“西藏情结”:

今生今世,与西藏有缘;
世界上,
没有任何事物,
如西藏一样,
会把爱加倍给你交还;
我因西藏浑厚苍凉的爱而骄傲,
我的心中,系着,
一个大大的西藏情结。

我爱西藏,
爱西藏的山山水水;
更爱生活在那里,
真挚、朴实而热情的人们;
神奇的雪山,辽阔的草原;
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

湛蓝的天空,洁白的彩云;
巍峨的喜马拉雅,
雄伟的珠穆朗玛;
还有奔腾的雅鲁藏布;
这一切,让我们,
情系西藏!

这位王老师的西藏情结,代表众多援藏、爱藏青年的心声。除了对自然崇拜的“西藏情结”,我们身上还沾满了对“老西藏精神”的崇拜崇敬之情。在笔者的学习和研究中,众多在解放初期就进藏工作的“老西藏”,其“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大公无私精神,特别值得后辈的我们敬仰和学习。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当代西藏的研究和教学。申请过几项有关社会科学基金,出版过学术论著。多年的熏陶,深感已是满身的“西藏情结。”但是,这种学理性强的东西,一般读者不愿问津。因此,一直想有更多的读者认识西藏,了解西藏。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达赖喇嘛的流亡生涯。

前本书初版发行后,对国内读者认清达赖流亡集团周游世界、携洋自重、分裂祖国的“藏独”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资料,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8年3月,是全国人民喜庆“两会”、喜迎“百年奥运”的“双喜之时”,作为中国人的藏胞也知道,每年二三月份也是藏历新年之庆。这本应是“三庆之喜”的日子。但是达兰萨拉集团却蓄谋已久制造了近20年来的最大骚乱。尤其令人怀疑的是,达赖集团策划“3·14”藏区骚乱的时机与动机。本书的重印或许能够帮助读者认清达赖集团携洋自重、向中央施压、搞“藏独”活动的历史过程。

在3月“两会”闭幕时刻的记者会上,温总理讲道:“我们多次郑重地申明,就是如果达赖放弃独立的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同他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最近发生的事件,恰恰证明在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他的虚伪面目。即使这样,我还想重申,我们原有的主张,说话是算数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行动。”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指出,达赖集团是拉萨骚乱事件的幕后主使,但他同时也表示,只要达赖喇嘛宣布停止分裂祖国活动、停止干扰北京奥运会,中央与达赖的对话接触大门始终是打开的。5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见日本记者的联合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期望。

当然,读者们对十年来西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同样感兴趣;对达赖喇嘛本人流亡生涯的新活动、尤其是部分西方人浓浓“香格里拉情结”及其成因,同怀好奇。笔者将在不久出版的一本新书《天涯苦旅》中,予以回答。

去年3月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旺堆次仁先生,就以专家的眼光和领导的睿智,洞悉到2008年将是西藏局势的动荡之秋,多处打听,希望笔者将十年来西藏流亡集团尤其是达赖流亡生涯的新资料予以补充。本人以笔者博士论文为基础,进行了修订和增删。这就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天涯苦旅——达赖喇嘛流亡岁月50年》。本书可算是重印本的姊妹篇。

因时间仓促和水平局限,仍可能存有不足及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对万胜先生和旺堆老师,笔者表示衷心感谢。

直云边吉
2008年5月
于燕园寒舍

修订版序言

——从江泽民与克林顿谈达赖说起

本书出版三年以来，深得广大读者厚爱，提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原书中没有涉及的，有的是现在新出现的。大家希望本书再版时能够或修订，或增加。为满足广大读者的一片厚意，我将大家提出的问题，结合三年来西藏问题的最新进展和达赖喇嘛的最近动态，予以归纳总结，有的部分比较长，放在了本书的正文中，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有的部分较短，就直接放在了这篇修订版序言里。

三年以来，西藏问题有什么新动态呢？

我想，首先，是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专门谈到达赖喇嘛。这说明西藏问题在美中关系中与台湾问题一样，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性的敏感问题。

其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西藏事务主管要员约翰·克瑞斯1999年出版《冷战孤儿——美国与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一书，最权威地披露了中央情报局援助达赖集团叛乱的详细内幕。从这位CIA头目的自白中，我们更加了解到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完全是拿西藏问题作为反华的棋子。但是，达赖喇嘛在美国联华反苏的大战略中，却成了冷战的孤儿与弃儿。目前美国利用西藏人权问题制衡中国，则是为了减轻从前抛弃达赖喇嘛的负罪感。

第三，9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宣扬西藏问题，其本人不遗余力地在外国宗教界、影视界广交朋友，结拜信徒，掀起了一波一波的达赖热。日本奥姆真理教头子麻原彰晃是他的

信徒,好莱坞影星以他为师……

下面我将这些新内容归纳起来,与大家共享。

江泽民与克林顿谈达赖喇嘛

1998年6月底7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正式访问。时间之长,规格之高,举世瞩目。但是,访问期间最引入注目的却是两国首脑于6月2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因为在这次记者会上,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进行辩论,妙趣横生。双方相互祝福,却毫不掩饰分歧。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全程直播了这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法新社报道说,两国领导人把美中关系的新精神人格化了。美国领导人在北京最敏感的问题……西藏问题上,也使用了幽默的语言。

中美领导人在记者会上,谈了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宗教问题。这些都是敏感的问题,中美存在重大分歧,但双方领导人对这些问题均谈过多次。西藏问题一样十分敏感。但是克林顿不愧为擅长演讲的大学教授。他幽默地话锋一转:“让我说点大家不爱听的话。我同达赖喇嘛是好朋友,与他见过多次。我相信,如果他同江泽民主席谈一次话,他们俩会喜欢对方的。”

克林顿举重若轻,把美中关系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诙谐地道出,引起在场的记者们哄堂大笑。因为在美国国会有少数鹰派议员主张在西藏问题上对华强硬,把西藏问题与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压美国总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均有记述。

江泽民主席显然是胸有成竹,早有准备。他说“请原谅我再占用五分钟时间,来谈谈西藏问题。”江主席滔滔不绝,谈到汉藏关系的历史,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援助,最后谈到中央同达赖喇嘛举行谈判的问题:“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我们与达赖喇嘛对话和谈判的大门就一直敞开着。”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并不是新要求,但是,他主动提出处理达赖喇嘛问题的立场,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有所缓和。因为江主席的讲话是向全国实况直播的。这让西方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线曙光。该报还报道说,达赖喇嘛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洛迪嘉里接受采访,表示达赖方面欢迎江泽民的立场,达赖喇嘛愿意去中国山西的宗教圣地五台山朝觐,并希望在去五台山的朝觐途中与江泽民会见。

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谈西藏问题,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谈西藏问题与达赖喇嘛。尽管双方语气诚恳幽默。但是,这同时表明西藏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将与台湾问题一样,成为美中关系中的经常性的针锋相对的焦点。

笔者长期从事西藏问题研究,近十年来,有机会赴国外进行学术访问,深感国外对西藏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曲解与误解,十分杂芜。同时,多次感受到达赖集团在海外的影响,至深至广。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点击 TIBET,会找到 2000 余本关于西藏的外文书。我们是西藏的故乡,而我国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不及其十分之一。在好莱坞明星主持下的援助达赖演唱会上,有几万歌迷为达赖同声高唱,且舞台背景是达赖集团的“雪山狮子旗”。

显然,达赖集团并没有在与中央政府举行谈判问题上出现实质性让步,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相反,达赖喇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达赖喇嘛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前前后后,研究出来,全景式地展现在国人面前,揭开达赖流亡生涯的神秘面纱。而不能让西藏问题,这一关乎我国民族与边疆安全的重大问题,仅仅停留在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辩论中。毕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藏独”与“台独”同流合污

2000年3月18日，在台湾政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击败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和独立候选人宋楚瑜，成为台湾的新“总统”。国民党是一个拥有200万党员的大党，主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民进党是只有不足10万党员的小党。民进党的上台是台湾政党轮替，改朝换代的大事。民进党在台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独”党，它在1986年成立时，就以“台独建国”为党纲。在反对中国统一，反抗中央政府的大旗下，“台独”与“藏独”走到了一起。

陈水扁当选后不久，达赖集团便发电致贺。而民进党发出邀请，希望达赖喇嘛出席陈水扁的“总统”就职仪式。5月25日，民进党以私人名义捐赠达赖集团12万美元。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自鼓吹“台独”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后，他不再那么公开宣扬“台独”。但是，民进党捐款给藏独组织，是在向北京挑战，是在颠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

“台湾独立”是近代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制造的分裂中国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永远的伤痛。本来，蒋家王朝一直是反对“台独”的，也是反对“西藏独立”活动的。

国民党到台湾后，失去了对大陆的有效统治。但是，国民党一直保留了“行政院”属下的“蒙藏委员会”，以示“中华民国”对西藏与外蒙的主权管辖。在五六十年代，蒋家父子尽管支持西藏流亡集团的反华活动，但是其主要目标是一起反共，在“光复大陆”口号下，国民党给达赖以自治权。

然而，90年代以来，李登辉权力基础日益巩固，国民党政权也逐步本土化，中国国民党成了台湾国民党。李登辉当局在“台独”

道路上与民进党渐渐合流。而在反共反华的道路上，“台独”与“藏独”也逐渐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有以下事实为证：

1992年11月，李登辉派遣台湾“世界民主联盟”理事长赵自齐赴印度达兰沙拉会见达赖喇嘛，希望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访问台湾，以推动李登辉在台湾进行的所谓“心灵改革”。

1993年5月，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再访台湾，会晤李登辉、连战。李登辉公开赞扬达赖的“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

1996年5月，李登辉就职“总统”，达赖喇嘛致函祝贺。

1998年3月，达赖喇嘛赴台湾进行了6天的“弘法”。但是，台湾的头面政治人物如“总统”李登辉，“副总统”连战，台湾省长宋楚瑜，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等均以不同的方式会见达赖喇嘛。

2000年3月，民进党领袖陈水扁当选台湾新“总统”。民进党邀请达赖喇嘛出席陈水扁的就职仪式。……

在这一系列的往来中，台湾当局与达赖集团，互相吹捧，李登辉说，达赖的弘法与他推行的心灵改革有异曲同工的意义，达赖是世界级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则捧李登辉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总统”，“台藏人民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由于李登辉当局在反共“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而达赖集团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没有后退，“藏独”分子与“台独”在分裂祖国的图谋上，具有了一致性。他们狼狈为奸，还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李登辉要利用达赖的国际影响，推动其“务实外交”，提高他在人权方面的知名度。达赖集团由于内部矛盾重重，财政危机，急切需要台湾方面的支持，弘法就是达赖在台湾筹集资金的好机会。1998年3月26日，达赖在桃园巨蛋体育场举行信徒灌顶法会，收得50万美金。而六天的弘法，达赖总共得到捐赠达200万美金。达赖在法会上说，一般我在弘法讲道时不接受捐助，但是台湾太富有了，我接受这笔捐助，将运用到流亡政府上去。此行达赖的确满

载而归，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流亡集团的财政问题。

总之，“藏独”与“台独”出现了同流合污的趋势，两个反对祖国统一的集团沆瀣一气。这一新动向特别值得我们严加关注。

收心播种，达赖勾结奥姆真理教

2000年7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杀人罪等判处奥姆真理教头目端本悟死刑。这是日本警方自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事件以来，以杀人罪判处的第六例奥姆真理教头目。奥姆真理教在日本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达赖喇嘛一直将其教主麻原彰晃视为朋友，并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为麻原彰晃开脱。达赖为何勾结日本邪教，始终与之为伍呢？

以麻原彰晃为首的奥姆真理教产生于1980年代中期。麻原彰晃在印度学习了大乘佛教，他又借鉴瑜伽的冥想、坐禅等修身养性的功法，创办了奥姆真理教。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工业越发达，人们便越劳累。日本流行“过劳死”，就是明证。奥姆真理教在日本百姓中，教人冥想，坐禅，宁静致远。所以在日本平民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很是流行。它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了几十万信徒。麻原彰晃宣扬世界末日论，而他则是末世的救主。

日本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佛徒信仰释迦牟尼。麻原彰晃自称教主，开始没有多少人信他。他在冥思苦想中梦到了达赖喇嘛。从1987年起，麻原彰晃五赴喜马拉雅山脉，拜达赖喇嘛为师。达赖会心地收下了麻原彰晃为徒。奥姆真理教攀上了达赖喇嘛，如虎添翼，飞黄腾达。麻原彰晃挥舞着达赖签发的证书与推荐信，招摇世界。他在其宣扬邪教的《最高指引》中说：“达赖喇嘛亲自把我引入佛教的大乘传统，并委托我在日本进行佛教改革。达赖喇嘛是我们奥姆真理教的导师。”

德国以披露内幕著名的杂志《焦点》曾揭露说，没有达赖的支持，麻原彰晃不可能从一个江湖骗子，在短短的几年里火箭式顺利地成为日本的一个教团领袖，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那么，达赖喇嘛，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为什么要与一个邪教教主结友、要把日本的一个江湖骗子扶植为宗教领袖呢？

这里我们应该从达赖集团反对祖国，分裂祖国的大战略去分析。达赖去国40余年了，在西方社会的熏陶下，他早已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更是一位久经征战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中国的西邻印度，达赖与印度的右翼势力结成了反华同盟，达赖喇嘛成为了印度人为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雪耻的一个反华筹码与棋子。达赖还要在中国的其他邻国制造不睦。宗教在达赖手中成了政治魔瓶，成为他掩护政治图谋的伎俩。

达赖收麻原彰晃为徒，就是为了在日本佛教界收心播种，培育异端势力，破坏自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以来建立起来的中日佛教情谊，并利用宗教问题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日本在隋唐时期，大量引进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经典。因此，日本佛教界对其文化之源的中国，敬佩有加。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关系不正常，日本佛教界为日中建交，贡献卓著。达赖利用奥姆真理教，勾结麻原彰晃，就是企图在日本佛教界鼓吹所谓的宗教改革，收买日本佛徒人心，使之偏离日中友好的主轴，而成为达赖“藏独”事业的崇拜者与支持者。

好莱坞与达赖喇嘛

美国现代文明创造了一个个的超级明星：电影明星如梦露、赫本，体育明星如刘易斯、乔丹，政治明星如肯尼迪、克林顿。美国好莱坞如梦幻工厂，用电影蒙太奇与电脑高科技制造了一幕幕感人的爱情故事如《泰坦尼克》，和惊险刺激的动作大片如《天地大冲

撞》、《恐龙》。因此，好莱坞也产生了一批批的电影明星，如硬汉史泰龙，淑女波姬小丝。在美国，电影明星与政治明星是相通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50年代是三流的电影明星，80年代却当上了美国总统，成为响当当的政治明星。

而在东方佛教中，达赖喇嘛是智慧的大海，神圣的化身。他与好莱坞这一暴力、色情、恐怖的制造者，不共戴天。神圣的宗教与世俗的政治应是两个极端。然而，恰恰是两极相通。在美国，达赖喇嘛成为好莱坞明星的崇拜者。他们相互吹捧，艺术、金钱、阴谋、政治在此碰撞，产生出耀眼的火花。好莱坞明星们借着达赖的光辉，成为乐善好施的慈善家，有了光荣的包装。达赖借着影视明星的流行音乐，在西方年轻一代中树立可爱的宗教家形象，争取更多的同情与支持。

好莱坞不仅是影视的梦幻工厂，也是美国价值观的宣传机器，是美国人向外国推销美式意识形态的最佳方式。好莱坞电影弘扬美国至上，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好莱坞生产的影视，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1997年好莱坞突发奇想，编导了两部关于西藏的电影，一部是《旅藏七年》，一部是《昆顿》。这两部电影都是歌颂达赖喇嘛，诬蔑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宣传品。

《旅藏七年》是好莱坞三星电影公司依据一部同名的探险游记拍摄的。二战期间，奥地利登山家哈勒到喜马拉雅山脉探险，后被英国军队俘虏。他逃出印度，来到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英语教师。195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号角声中，匆忙逃出西藏。哈勒经历曲折，游记生动可读，为西方人认识神秘的香格里拉打开了一扇门缝。此书畅销，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发行几百万册。但是，改编后的同名电影，避重就轻，歌颂哈勒与达赖喇嘛的友谊，诬蔑解放军在西藏摧毁寺庙，破坏西藏宗教文化。事实上，哈勒在1951年离开西藏后，不可能了解西藏的现实。电影

完全凭空捏造。

《昆顿》则形象反映了 14 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到 1959 年出逃西藏的历史过程。在电影中，达赖喇嘛是一位虚心好学的年轻僧者，是一位西洋文化的崇拜者。但是，由于好莱坞对西藏乐舞和历史背景毫不了解，整个电影充斥了西洋文化和洋喇嘛。因此电影失去真实可信。由于现代西方人欣赏快节奏，高刺激的电影，本片节奏缓慢，充满东方的神秘，美国青年欣赏不了，看后昏昏欲睡。

这两部好莱坞的电影发行均遭遇惨败。但是，它们为达赖喇嘛再次鼓起了人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1997 年底，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巨片《红河谷》与这两部好莱坞的西藏电影同台角逐金奖。《红河谷》反映的是 1904 年藏汉人民同心抗击英国殖民者侵藏的斗争故事。中美两国的电影反映的政治主体，完全相反。为了抗议好莱坞电影的反华立场，中国电影代表团不得不撤出《红河谷》。而在同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评比中，《红河谷》荣获大奖。

就达赖喇嘛与英国传媒及好莱坞的关系，笔者曾与美国年轻的汉学家，耶鲁大学博士 ALLEN CARLSON（汉名寇艾仑）进行过讨论。在中国人眼里，达赖喇嘛是农奴主的代表，西藏最大的剥削者，根本不是什么人权卫士。

但是在美国人眼里，寇艾仑博士说：

达赖喇嘛被美国传媒装扮成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身材不高，却外表和睦，待人热情，却棉里藏针。在传媒面前快乐得如祖父一般，答记者问时深怀幽默与智慧。达赖常常身穿黄色袈裟，头顶剃得光光，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这一幅地地道道的甘地主义的非暴力的和平形象，出现在美国传媒中，受人尊敬，让人爱戴。而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传媒中，或西装笔挺，或大腹便便，出席在党政军大会上，脸色庄重木讷，在记者面前，总是装腔作势。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